

书市扫描



散文的昨天和今天

作者:林 非
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第1版
本书集结了林非关于散文研究的主要文章,从多个角度呈现了其散文研究的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林非在散文研究领域拥有重要地位,他在上世纪80年代率先批评“形散神不散”的散文创作主张,并提出散文的“真情实感”、“写真实”等观念,在散文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最是书香

作者:陈华文
商务印书馆2016年5月第1版
这是一本文学与文化评论集,旨在全民阅读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的导向和借鉴作用。内容分近现代教育与学人的背影、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的境界等五个部分,在依托阅读的基础上,评论涉及到国内外的学人、作家以及历史文化。评论中观点独特,有建树、有反思、有人文情怀。



生如蚁 美如神

作者:宗白华
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
本书是美学大师宗白华的一本个人生活感悟与美学随笔集,主要内容分为谈人生、谈艺术与谈美学三部分。作者力图用浅显的语言,教导年轻人怎么正确认识人生、认识艺术与人生的关系、怎么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和怎么学习美学。

书讯由市新华书店提供 励开刚 执笔
《悦读周刊》投稿邮箱E-mail: ljz@cnnb.com.cn
《悦读周刊》QQ群: 107496617



开卷

李蓓莉,鄞州某中学高级教师,著有散文集《我在四月等你》(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3年6月)。

阅读,在草木间行走

□李蓓莉

都说少年读书不宜迟,我最初的阅读记忆,却始终停留在对连环画和茴香豆的纠结上。摆书摊的兼卖茴香豆,一分钱可以租一本连环画,也可以买七颗茴香豆。茴香豆好吃,连环画好看。偶尔攥出了汗,连环画通常败给茴香豆。多年以后,方知此乃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千古憾事。

小时候喜欢翻抽斗,于是一本叫做《浙江民间中草药手册》的书映入眼帘。这本书很好玩,有图,寥寥几笔就勾勒出植株的全貌,底下通常还有最具疗效的根、茎、叶、实的小特写。哈哈,原来那些身边不起眼的各式各样的野草还有一个令我肃然起敬的通称:中草药!

这本书是父亲的所爱,他对七叶一枝花、老弗大(学名紫金牛)、牛膝、八角金盘之类能够主治无名肿痛、跌打损伤的中草药特别钟爱,常在农闲或是雨雪天翻阅“手册”,然后扛着锄头到后山坡上按图索骥,挖来七叶一枝花和八角金盘种在门前,以备不时之需。但是,我从来没见过父亲用过这些中草药,或者是我淡忘了,或者那些中草药最终是被医疗站收购了。

是的,《浙江民间中草药手册》成全了我的“专题性”的启蒙阅读。在乡间,野草多以方言的称呼传世,而出现在书册中的野草们因为药用价值而身价陡增,并且摇身一变有了一个个富有诗意的名字。譬如,开白花的小鸡草,学名“繁缕”;乡村用来制酒曲的辣蓼,学名叫“荭”;有着细细倒钩的拉拉藤,叫“葎草”;不同于一般蕨类,嫩时

有卖,上网搜得图片后便乐不可支,折耳根、鱼腥草,不就是老家屋后小山坡上成片的“臭草”吗?三十几年前,我早与它在书里相识,未料今日它成了一道美食。

《浙江民间中草药手册》成为我童年历时最久的一个读本。

有人说,你读过的书,会写在你的脸上。我对这些草木产生了绵长的情。乡间的野草灌木种类繁多,那么多的草木种类,即便父亲这样的老农也一定语焉不详,我却可以自豪地宣布,我至少能毫不迟疑地叫出三五十种草木的名字来。看来,那本“手册”我比父亲读得到家,当然也依赖于人小记性好。

我早早明白“麻生蓬中,不扶自直”的道理。乡间到处都是野苎麻,它们纤弱,却根茎挺直,从不见一棵野苎麻长得歪歪扭扭。芦苇和寒芒光看外表难以区分,但芦苇茎管中空,寒芒不是;芦苇择水而居,寒芒到处都是。水蜡烛擎着褐色的花柱,与民间“端午灵草”菖蒲是近亲。夹竹桃叶似柳,茎似竹,花如桃,美艳不可方物,却是毒性极强的植物。银杏果实软糯甜香,生食或过量食用可致中毒……

对草木感情的进一步升华,是因为后来读了《诗经》。卑微的草木与古典的诗句相遇,再次勾起我对草木近乎偏执的热爱。

“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藟。”这里的“薁(yù)”,《辞源》作注:即山葡萄,野生。《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薁”:“即薁(yīng)薁,落叶藤本植物,……浆果紫黑色。”我用心揣摩“薁薁”一词的俗

称,突然想到宁波方言“樱桃”的“樱”,大概会与“薁薁”的“薁”发音类似,那么《七月》里的“薁薁”无疑就是我幼时吃过的野葡萄了。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风和日丽,三五成群的田家女孩,唱着歌,采着芣苢,满是快乐。芣苢即车前草,是乡间最常见的野草。学校停车场地砖与地砖分割出的空地上,都长着车前草,这个季节它们已经抽出长长的花序了。多年前,我常与小伙伴们用来斗草玩。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初夏的薇草,柔嫩而茂盛。薇草嫩时可食,古有不食周粟而采薇的伯夷。宋代苏东坡也喜欢这个东西,特意嘱托友人带“薇”籽以便种植。薇,其实就是野豌豆,校园里一大片一大片长得极为茂盛。

“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学校东面临河绿化带全是一年蓬,六月花开热烈,精致如纽扣。蓬在乡间俗名“长毛草”,卑微的野草藏着上古的思念。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艾,嫩时可食,端午用以辟邪,长成及膝的老枝还能焚烧驱蚊。它轻轻的绿,淡淡的香,穿过千年时光无声无色地茂盛着。

遗憾的是,薇,蓬,艾……这些从《诗经》里吟唱至今的植物,经常面临被园艺工人清除的命运。

现在,教学闲暇时,我喜欢在校园里随意漫步,触摸那些绿意盎然的生命。校园里大部分的草,我都叫得出名字,这一点连科学老师也服我。在我眼里:初夏,草木葱茏,如同一卷铺展开来的《诗经》地图。